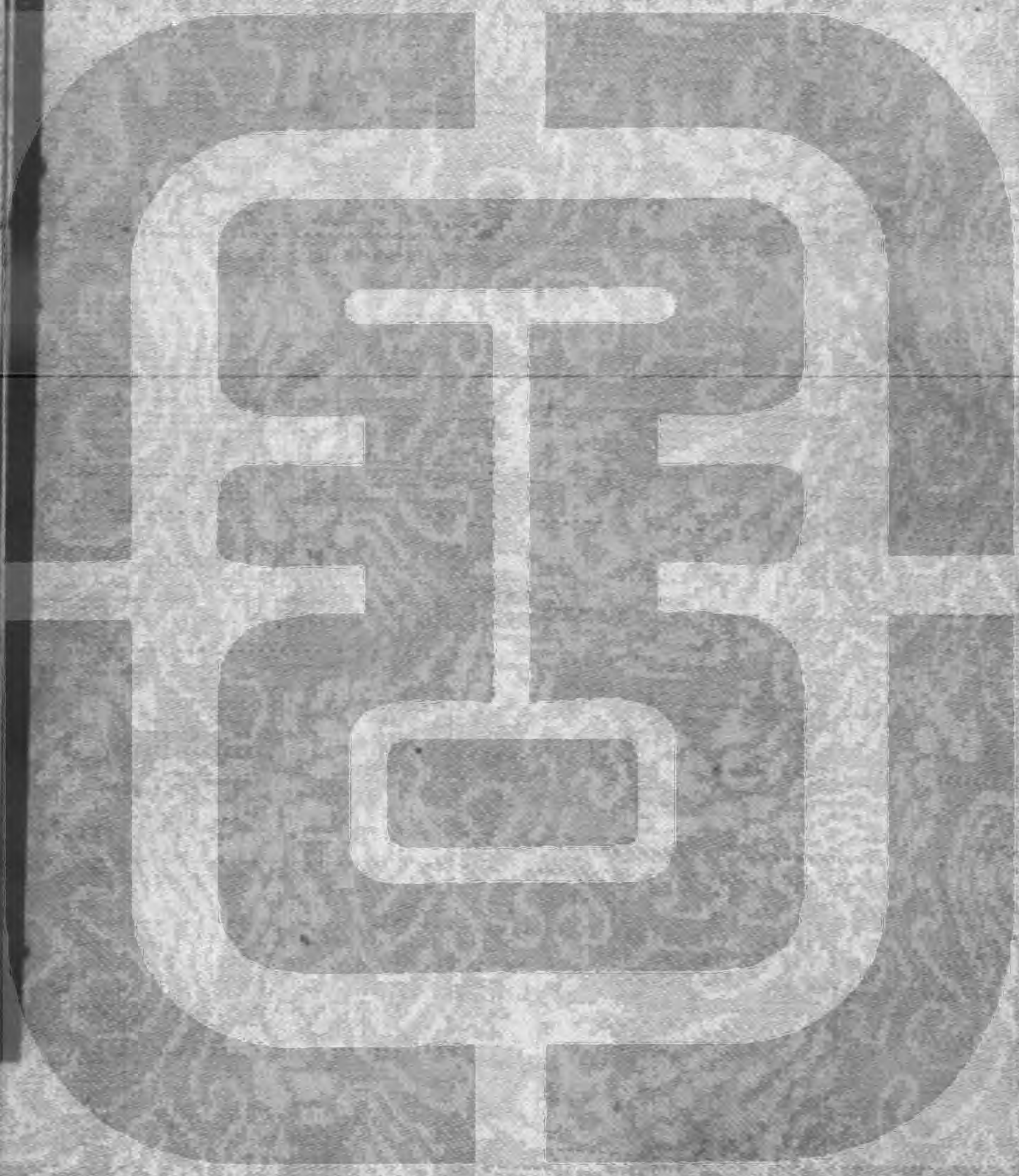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六十四之卷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四

宰相

原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而天地治神明至

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

也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為八元

狄謂之十六相

設官部

韓詩曰

高帝三

宰相

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

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

六相

虞舜臣堯

使主后土

使布五教於四方

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

亦曰十

宰相



仲虺為之

伊尹號為阿衡仲虺臣名為湯左相

武丁得傳說爰立作相至

置諸其左右

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傳說于周時召是禮命立以為佐相使在左右也

周時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

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茂為左疾為右

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

則相國丞相皆秦官

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

金印紫綬掌丞天子

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

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至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

二世復有中丞相

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漢高帝

即位一丞相綠綬

高帝三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

書之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

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

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

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

三光日月星

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

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

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

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

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

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

設官部

刑監類卷之四

宰相

二

帝復罷大司空

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

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聖

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今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師長帝從之

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

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

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

弘始也到光武絕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授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

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為上

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是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

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起

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其迎謁者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與下

立乃升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後漢三公

疾令中黃門問疾魏晉即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

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下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

矣非必繫於米也蕭何為相國將薨舉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

者即名除丞相史史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事事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又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儒由是興也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不又宣帝時丙吉

字少卿為丞相尚寬夫好禮義掾吏有罪不稱職與長休告終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

設官部

尚書員外郎

宰相

三

所懲艾乎吉日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
 用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是官屬掾吏務掩過
 揚善吉嘗出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
 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
 問吉吉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
 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又韋賢
 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也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
 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又薛宣為丞
 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薛凡丞相府
 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

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
 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
 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代有所關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
 白則叩閣呼宜祿遂以為常

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

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吳

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

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

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

之晉文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

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其後

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

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

之職晉趙王倫梁王彤成都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

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

設官部

增蓋頁山卷六十四

宰相

四

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相國丞相皆袞冕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相國則綠盤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爲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爲贈官或則不置自爲尊崇之位多非大臣之職其真爲宰相者不必居此官

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爲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武帝詔以荀勗爲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張華

爲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爲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野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也殷浩爲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爲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相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省事宋文帝初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爲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爲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徵輔政以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等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母憂去職後徵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爲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齊王儉爲侍中尚書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謝安蓋自况也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爲吏部尚書侍中時徐設官部

勉為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
遷為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為宰相後敬容履轉
他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彥
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
回彥回宋明帝時為侍中又周舍卒後朱昇為散騎
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軌為中書令尋授司空自以勳
庸歷登台鉉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
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然
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為宰相其有侍中
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則
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
自逸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
晉之中朝俗尚於元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
文案不復經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唯下
壺以臺閣機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白卿常無閒暇不
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起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
流遂遠觀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
朝經廢於上眾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
風敗俗而更何國體之
識理見譏薄俗者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

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

神瑞元年置
八大夫官總

理萬機時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
號八公
樞密之任說在侍中篇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

右各置府寮然而為宰相兼持朝政者亦多為侍中

琛元文遙和士開同後周大象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

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

官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令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

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唐侍中中書令是真

宰相尚書左僕射亦不為宰相其間或改為納言內史

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以他官參掌者無定

設官部

尉監員

宰相

六

貞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

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崇弘道之際裴炎為正議大夫

守侍中崔知溫為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為中大夫

所給祿秩同三品身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高令

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

者即更不言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

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

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置

敕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亦漢行丞相

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事之例也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自先天之前

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真其負頗多景隆中至十餘又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

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曆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

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

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天

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

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眾然其

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

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無

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

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

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璿始也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

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

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

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

每日執事增德宗時常袞為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

設官部宰相

為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
 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
 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
 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
 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
 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
 為欺罔大駭乃貶袞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
 負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為之其上
 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

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兼修國史並除焉初國

范質昭文學士王溥兼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此三相例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臣兼之宋仍唐制

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敕尾

署銜降宰相一等乾德二年以趙普為相上欲為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

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為對時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不宣制押班

蓋未欲遽用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

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

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參政押敕齊銜行並

馬自寇準始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

後遂不易

設官部

月盈頁白卷六十四

宰相

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者敕末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實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為首相者不復與朝

廷議論時王珪蔡確俱為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遂以兩僕射行三省事而確為次相專

政珪不復預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

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今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書右僕射今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

設官部

州監貢函卷六十四

宰相

九

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令
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
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
尚書令之位即合爲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
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
三年始除三員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
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纔旬月獨淳熙初
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遼北面
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
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

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
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
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
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
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召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
宰相漢王貼不及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
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
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俱
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

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
爲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
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
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
父祖權尚書禮部党懷英言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
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
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
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廊廡出入宣宗
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元宰相
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

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初太宗始置右丞相一
員左丞相一員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
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
相凡二員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
丞之名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
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
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諭昂吉兒
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爾
縱有功宰相非可覬回回中如阿合馬阿里皆才任宰
相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明宰

相建置沿革詳內閣大學士中心
增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
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
弗視地厥足用傷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
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
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瀾而食之者
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

君魚鼈啄君黍梁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
也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
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
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年燕政大治哀
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原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說
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
樗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爲丞相
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樗里益
尊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
六年而冉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

時干說昭王昭王用睢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又曰李斯為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為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皆歎又曰樊噲為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又曰王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年百歲餘乃卒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

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二說是也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

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

平顛為丞相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丞相

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

大夫石慶為丞相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

為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為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

六百五十戶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

餘財吳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上疏

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

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為丞相短

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無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後敢入又曰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汚丞

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又曰王商爲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宰相也又曰王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爵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爲丞相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幡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

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輅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爲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驪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前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增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卬距亮亮使馬謖督

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爲所破戮謖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又曰顧雍爲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晉書又曰萬或爲右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晉書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卽真舒居位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

餘財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唐書曰杜景儉爲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

日卿真宰相也而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負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又曰貞元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鐔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曰韋處厚爲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

固宜親重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又曰會昌元年

中書奏請依姚璿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因話錄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又曰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宋史曰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

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
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
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
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
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
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
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
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

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
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
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
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不敢復言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
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又
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
同名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又曰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又曰陳升之旣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

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王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又曰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

史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又曰馬廷鸞
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
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
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
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
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馬
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
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
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

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
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
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
之帝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
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
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
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
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曰又曰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

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而為人皆指帝

宰相三皆自為請公何與焉故果辭罪非自當

原阿衡 **補袞** 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

有闕惟仲山甫補 **帝賚** **嶽降** 高宗夢得說曰夢帝之言能補君之闕

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開閣** 杜門公孫弘為

東閣門以招賢 **周召** **蕭曹** 旦與蕭何為相

為法較若畫一曹 **鼎鉉** **巖廊** 易鼎黃

參代之守而勿失 **為股肱** 為股肱

乞骸骨 君之卿佐為股肱良哉 **擊匈奴** 張儀為丞相將兵二

請老乞骸骨 **伐西蜀** **擊匈奴** 張儀為丞相將兵二

賜金百斤 **日秉國均** **執政柄** 詩秉國

蜀漢文帝時匈奴侵 **增熙載** **調元** 虞書咨四岳有能

入北地丞相灌嬰擊之 **股肱** **喉舌** 虞書帝曰臣

翊萬樞 **納百揆** **股肱** **喉舌** 虞書帝曰臣

宅百揆亮采惠疇 **胡傳** **股肱** **喉舌** 虞書帝曰臣

曰黃閣鄭元注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
 謙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轎所以異車服
 于百也**風流**清白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
 苞苴貨殖不敢到**探丸**唐宣宗命相必擇中
 門時號清白宰相**夾筋**外有人望三兩人姓
 名然之致香案上有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廢帝欲置相悉書有清望官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
 以筋夾之首得**判百日**遲十年劉賓客嘉話永徽
 盧文紀遂相之**遲十年**中盧齊卿暴死復
 蘇相見其舅李其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
 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相吏曰天符已下數目多少
 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宋真宗
 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
 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
 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
 為王子明遲我**金鉉銀青**元冕赤鳥唐劉禹錫代
 十年作宰相**元冕赤鳥**唐杜佑碑爰從
 金鉉重名銀青貴服唐杜佑碑爰從
 鼎位光贊大猷元冕赤鳥在帝左右**道問喘牛**

廳容旋馬

上見三公李沆為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

子孫此為宰相廳事則已寬矣**心卑體恭**居第當傳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

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

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祿益厚

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韓

魏公別錄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

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

氣和乎如**不媿科名**大耐官職廷試皆第一者纔

道常事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京
 宜州之龍水人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宜州今慶遠府
 宜山縣言行錄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
 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
 之明日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賀曰
 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賀即
 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此公復唯唯使
 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使

設官部

刑監貢白卷六十四

宰相

臣

人至廚中問有饋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
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覽鏡成字

夢碑列名

宋璟未第時覽鏡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
業劉賓客嘉話錄唐杜相鴻漸之父鵬

舉嘗夢有所見一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
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
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其子為鴻

紗籠護像

金榜書名

唐李藩字叔翰未仕時問卜于
葫蘆生生日公是紗籠中入藩

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冥司必
立其像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害也後藩至元和中
果拜相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
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包容仁傑

師服王曾

唐狄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實薦之
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實薦之

嘗聞其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
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韓魏公味道
琦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唯師服王曾

兩端

王珪三旨

唐書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
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

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宋史王珪字禹玉自執政至
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

名言

唐敬宗寶曆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
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已于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
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元耶律楚材為相每陳
民生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

為名

函中龍骨

橋上鵬聲

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
皇甫氏少時常持經

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于側時人
以為裴氏之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呂宋治平時邵
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

而北今南至天下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
南人作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上用王安
設官部

石雍言再升三八天十拜四登宋璟謝表再升台座

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

張延賞鄭略四入者章巨源姚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

裴度宋朝三入者呂蒙正趙普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

皆再入王曾前後輔政十年王旦為相一紀裴度十拜

相詔四函二十四考蘇九十八族唐汾陽王郭子儀至

登帥壇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調

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和兩宮分領三館宋真宗得風疾詔自今軍國大事

堂親政皇后劉氏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

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太子

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承間言之后深納焉乾德三年趙普監修

昭文殿大學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

士光輔三后逮事四朝宋韓魏公為相十年當仁

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社稷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

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于大寧公之力也宋文彥博

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力朝端重公蒙

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正一能司馬六語呂蒙正為相常問諸子曰大人為相天下

無事甚善但一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

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太后遣

內侍問司馬光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大臣有不悅

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封還內降不用

密啓宋杜衍為相每內有降率寢格不行帝嘗謂歐陽

衍不可告之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

曰人皆有密啓而止者獨無沉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非何用密啓臣常惡之私第見客夾袋求賢唐初

德宗猜忌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裴度為相奏云今寇盜

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

設官部開監貢宰相

許之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贊罷謁見必
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
相文武百官各 死蝗不賀 老鳳尚蹲 長編李沆為
稱職者以此 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請率
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軒筆錄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年雖甚高
而精神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
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未幾公亦去
又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
小 兒童皆誦 宦妾不知 日司馬萬里嘗遺施聖與書
鳳 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于斟酌元氣調和截
羹恢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
某知之天知之日非兒童誦君實走卒知也又蘇東坡以
詩賀司馬公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也又蘇東坡以
也 下詳 字賜商英 詩示趙鼎 宋朝實錄時久旱
前宰相二 英拜相之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
忠公商英拜相之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
霖二大字賜之言行錄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
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示宰	與州	華風	在	漢	宣	中	興	之	高
----	----	----	---	---	---	---	---	---	---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五 宰相

宰相四

原仰成

安翼戴

具瞻

充位

不移書

親小事

行故事

光輔

寅亮

佐命

不案吏

保衡

注意

堯舜

伊尹也言

漢陸

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

邴吉為丞

蜀志諸葛亮相

漢書魏相字

言

取

持

扶

丞

相

舜

設官部

宰相

宰相

一

其心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父子相代元成並為

相平當子平晏亦並為相良臣惟言此良臣國

政所圖國政之鎮撫四夷陳平曰外鎮

內親附所圖也執柄而圖吾君以相予位不奪印而代范睢

侯印而代之穰侯魏裁成天地輔相天地之宜

道佐人主百揆時敘五典克從萬邦為憲庶

績咸熙立身于二八致君于三五三皇當

唐虞之四繼夔龍之功當堯舜之朝居蕭曹之

任當三五之朝居二八之位國在乎相列女傳

逐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齊相

婦亡造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

屋堅不堅在乎柱國家安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

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

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

王曰善遂尊其相以逐女妻之居三月四方之士多歸

于齊而國一處乎內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東周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也百揆時敘舜典納于百

四方享德尚書洛誥曰公勿替刑四方世享孔安國

謹按公謂以尹天下左傳曰昔武王克商成王選建

尹天以治天下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

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得

大夫佐以治天夾輔王室帝王世紀周平王元年鄭

夾輔平王率諸侯戮毗輔王室帝王世紀周平王景

設官部

司監貢

宰相

二

伴阿衡毗輔王室亮采側微日室保乂王家尚書康

夕不暇網羅隱逸英彥盈庭也保乂王家

保茲天子毛詩蒸天子是毗毛詩南王躬是保毛詩

蒸民左右商王發篇毛詩長股肱周室左傳云天王使

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王室

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敬之

哉環齊格于皇天尚書君格于上下典堯德光

靈公名尚書洛威服諸侯淮南子云景陽淫酒被髮而

上下尚書洛威服諸侯御于婦人威服諸侯注曰景

陽楚友五人尸子曰舜得友五人一國之賢人也

相也友五人陽東不識秦不空一國之賢人也

友陪貳左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二君而民服

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

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王者佐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

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社

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稷器蜀志蔣琬傳云諸葛稱若金作礪尚書說命篇

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

旱用汝猶鴻有翼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

有仲父猶鴻之桃李莫援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十

有羽翼者也池淵不稅說苑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

尚書康

毛詩

左傳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書云非腹背之毛
 羽翼之佐者也
 羽木問於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
 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于晉國無隱
 情其祝史陳信于
 鬼神無愧辭子木
 歸以語于王王曰
 尚矣哉能歆神
 人宜其光輔五君
 以爲盟主也
 久聞下風願委國
 先生親受教訓如
 肯降節豈惟魏國
 君臣是賴其亦社
 稷之神祇實永受
 慶于業先生乃之
 魏王郊迎謂子順
 曰寡人不肖嗣先
 君之業敢不敬受
 君之高義是以戾
 此君辱賜而問以
 政對曰臣羈旅之
 臣慕明令按子順
 孔姓
 名斌子高之子
 君五去聞君好士
 故走來見也趙簡
 主聞之絕食而歎
 跪而行左右進諫
 曰居鄉三逐是不
 容衆也事君五去
 是不忠上也今君
 有士見過八矣簡
 主曰子不知也夫
 美女者醜婦之仇
 也盛德之士亂世
 所疏也正直之行
 邪枉所憎也遂出
 見之授以爲相而
 國曰相三君而
 大治由是觀之遠
 近之人是不可不
 察也

弼亮四世

尚書畢

光輔五君

無私積

左傳云季文子之忠于公

三君楚而心愈卑

詳前宰相注

一則仲父易哉

爲君請事于齊桓公

桓公曰若未得仲父

公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又請公曰告仲父

若桓公曰吾未得仲父

則難已得仲父之

後曷爲其不易也

斂則已施民皆歸焉

齊盈則已降

齊盈則已降

云云

結百姓法四方

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

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

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

姓加勇焉

安國家全社稷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弗若也

安國家全社稷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救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

安國家全社稷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安國家全社稷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梁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

撫百姓

史記高帝紀云鎮國家撫百姓

民無謗譴天無

民無謗譴天無

設官部

州監貢

宰相

四

大災左傳初午謂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

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

無夫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國無盜賊道不拾遺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于街者莫

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厭酒肉不徹鐘鼓不解尸子

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

公酒肉不徹于前鐘鼓不解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

于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

趙良說商君曰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魯語季文

五穀大夫云云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魯語季文

然茹羹拔葵見布逐婦史記公儀休為魯相茹羹而

逐其婦也一夫不得所引為已罪尚書說

若已推之天下不得其所若已推之思

盤尚書君太戊時有伊陟管仲相桓公九合諸

禍史記商君傳趙仲尼相魯敵國之憂晏子春秋云

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

魯若何對曰君不如陰重孔子說以相齊孔子強諫而

不聽必去去魯而之齊君勿納也居期年孔子產相

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子產相

鄭無諸侯患說苑云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顯項

十五佐黃帝驚子云昔者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

行之學黃帝帝嚳十五佐顓頊又云昔者帝嚳年十

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荆公子十五相

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荆公子十五相

荆說苑云荆公二十五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日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甘羅年十

設官部

尚書君

宰相

五

二相秦呂史記甘茂傳云甘羅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尹放太甲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之訓復歸于亳

周公抱少主呂氏春秋云文王造少主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

復子明辟尚書洛誥篇致政成王禮記明堂篇曰周

增金甌覆名通鑑唐元宗

御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置案上覆以金甌會太

曰然時兩非崔琳盧從願乎上

金筋表直宋開元遺事雅士趨門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唐大曆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微官抗禮宰相自唐以

譽相器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

已為主爵郎中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今獨以畫見名

與廝役等若曹慎無習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讓直

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濟文唐房杜贊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

應變守文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

也善謀能斷宋真景元曰漢之名相前稱蕭曹者以

相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名教

相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資也

宗主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有女真寄黃金一鑑于其

光逢納于河南尹張全義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光逢

為名教朝廷羽儀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羽

設官部宰相

儀主 **十事要君** 唐元宗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銳

于為治乃先設十事要 **三事問客** 宋李昉為相每見說以堅帝意帝皆納之

有疾若為政有術業時政有何缺失按 **公門桃** 昉字明遠三人翰林兩入中書謚文正公

李 狄仁傑嘗薦張柬之為相又嘗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門矣仁傑曰薦賢 **省門絲竹**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為國非為私也

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至堂舍屋脊一枝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至堂舍屋脊一枝

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 **進言賜酒** 唐李皆登宰相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李吉甫盛贊天子之德憲宗欣然李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之時詎便高枕而卧哉

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酒 **入見賜茶** 相長編先是宰稍存形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醒旨而同

列書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 **夢授二筆** 太平廣記或至日吳命坐賜茶之禮亦廢

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

事堂吏奉二筆 **夢賜半臂** 宣室志貞元中相國竇參如夢中所授者

宗名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以某切居顯位將給半

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

拜中書侍郎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郎平章事 **閱表** 得姓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

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簿注名** 唐昭宗時鄭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

有司上班簿遂手注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年詔進司徒

事可知矣累讓 **名震四夷**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不獲乃視事

設官部 **宰相**

詳盡頁卷六十五

入中書度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節兼兩鎮
 守堅正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輕重不私故人
 宋王安石上韓魏公書寵辭上宰榮歸不私故人
 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策
 均為相故人求京兆尹不負天子
 均曰君才不稱此官不吝通族
 天子對曰吾上學不負姓唐令狐綯入相自以
 太過對曰吾上學不負姓唐令狐綯入相自以
 天子下不負所學不吝通族
 答通族由是遠近爭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温庭
 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嘗市恩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公士未嘗知出于公
 公亦未嘗市恩意于人或謂公曰但願衣鉢相
 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衣鉢相
 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使知出於門下也
傳 五代和凝平生以宰相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
 知貢舉覽范魯公質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
 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君傳
 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
 者曰從此廟堂添故門闕不墜
 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士至右諫議大夫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
 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闕者惟李昉曹彬家耳爾和
顏温語 宋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材可取必正色
 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或不足收用者必和顏温語以
 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用者既失其望又無善辭
 此取怨也 **嘉謀偉望** 宋范魯公質嘉謀偉望時稱名相
 之道也 **不為驕侈** 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
 可為宰相 **不為驕侈** 驕侈兄弟睦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
 相矣 **不為驕侈** 驕侈兄弟睦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
 以太盛為懼其可 **不微寵澤** 言行錄呂蒙正三入中
 與寒士爭進取 **不微寵澤** 言行錄呂蒙正三入中
得宰相體 趙康靖公歐陽公為參政凡事關政令則
 曰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談文學則曰問 **真宰**
 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入以為得宰相體昌來 **真宰**
相言 宋薛簡肅公奎天禧中為江西發運使辭王文正
 曰真宰 **可方安世** 長編宋元豐二年神宗嘗謂輔臣
 相言也 **可方安世** 長編宋元豐二年神宗嘗謂輔臣
 設官部 **宰相**

遺輔政有始有卒甘遠過周公言行錄韓魏公既解相

可方漢張安世宋璟歐陽公易曰進退之際遼使却

周勃霍光姚崇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律永昌來聘見

從容有餘德業端重顧盼有威遼使耶律所謂以德服

立文彦博立朝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其容未聞其語

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

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遼使問安宋富弼早有

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遠遼使問安宋富弼早有

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遼使問安宋富弼早有

宰相五遼使問安宋富弼早有

原箴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

愛簡則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

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

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

而帷牆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

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

照其身字真少高

原碑晉袁宏丞相桓温碑銘曰文武開基尚父定王佐

之契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勳脫履於必濟之功忘
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
謀迴慮策馬武關總轡丹拊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
則戰無全敵勸義則襁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
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

設官部

刑監員名卷六十五

宰相

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模神略義高於天下公惟秀
傑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于成德巾褐
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
朝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
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
曰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
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
洛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鏡如何不弔雲巒
落映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曰公胄興姬文氏由王
喬元暉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

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元性合
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温煥侔于冬日
信人倫之冰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
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焱起公見機而作超
然元悟遂扶翼蕃王宣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
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
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
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
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
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

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
功而勳舉非夫領鑒元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
動與理會者哉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
文曰黃曲之祀九井尚慙洙水之堂七薜猶在豈非德
含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
某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
而成海倍萬俊而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陽陵黑
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為塞
象玉門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疎勒之守備
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

兩賢釁鼓指搗則破勅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
照惟殆庶如鐘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于千仞散風行
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篳醪所驅小大一
死生之志微管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
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有表請立
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
紫房躩踞刺獸下臨網戶菡萏荷花傍連屈屋庶使邊
韶所立之石豈稱高于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于
華陽乃為贊曰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字事燭青
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

名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立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銘曰金表龍符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微元水亦作司徒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攄鳳翥桂棟蓮披文檀晚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戶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于斯之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而上馳迴風颺于襟袖宅山川于懷抱爰初弱

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祀梓備收罄滋蘭之晚既駕朱駟又敷衮職升降軒陸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闡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輔德必從譬由吠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

冕羣龍周實多祐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
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梁任昉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
轅之用先表值戎寇憚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旣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
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
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旣寢折膠之術北遯燕
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貲就賦
夷歌成章增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
自虞派別從吳辟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

符翊睚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办攢植
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
三軍國一二訂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
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
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
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
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
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
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
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慙殫惡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元載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銘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雜居賢聖之家堂堂衛公含和用中爲保自易當難不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舖糟末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足趺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計翊帝革暴鋤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局思深志遠封禪留草東山不歸台光折耀白晝徂輝依仁孔夙履信不暮自天之祐宜無悔怒天之荐瘡時丁耗斲如魚思涉若

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澶野蔓離披延陵已達弋者何知

原誄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黃齋舜長發有祥貽我祚胤劉王負險寇我西隣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漠時殪方域清塵又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聖主齊德有虞受茲介祉封國建畿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

上將奮武明威皇輿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旣反撫戎荆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涼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國無制宣文
增制宋蘇軾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曰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元閻復丞相阿朮贈謚制曰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

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鳶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于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增論唐李德裕近代良相論曰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頽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于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救其患難而已雖瞽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

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邪讒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廉而不剝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於艱危以盡天涯雖劔光不沈而鸞

翻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
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
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勿黨稍
息以俟知音耳

增記唐李華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
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
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
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

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之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
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
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
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
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
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
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
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
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
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斯堂者得以行之故

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者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

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
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
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怛怛
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
柄於是乎隋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
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
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
負而全身者亦無所取也關向觀東大未明昧哉咨
增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
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
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六卿大學士一外水韓四書亦大之要本職亦宗子有
增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唐貞
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貞掌經籍圖書教授諸
王學士之名始於此至宋皇祐元年詔特置觀文殿學
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是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時賈昌朝

由使相除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大學士
之名自此始
宋會要宋朝官制有殿學士閣學士雜
學士又有待制殿撰修撰直閣殿學之名有觀文有資
政有端明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
問觀文殿大學士惟曾任宰相者乃得除觀文殿學士
以寵輔臣之去位者資政殿大學士亦寵輔臣之去位
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後拜僉樞者多
領焉閣學士雜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勵行義
文學之士專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校讐得之爲榮
選擇尤謹
明太祖即吳王位建百官置中書省遂以

李善長爲中書省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洪武戊申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兼少師徐達爲右丞相統六部事庚戌召山西參政楊憲爲右丞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憲尋被誅辛亥春正月太師右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左丞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己未十二月汪廣洋謫海南至太平暴卒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不復設而析中書省爲六尚書歸其權于六部時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常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署翰林院兼平駁

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設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壬戌冬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時未有內閣掌機務者至成祖靖難後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宗右文遏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

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
專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及景憲大
權始集全視之赫然真相矣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
議請專選進士科充翰林院官遂為制自後非進士起
家不得居翰林為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
密為內閣臣不由甲第者楊士奇以薦辟胡儼陳山張
瑛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
以審理正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俞綱以
審理正王文薛瑄俱以御史李賢以吏部主事劉宇曹
元俱以知縣袁宗臯以長史張孚敬以刑部主事桂萼

以知縣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夏言以行人此外無不由
翰林入閣者憲章類編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
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
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
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
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
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
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為
賢相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
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

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大學士
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
方善能變通者也宜裁為定制永世遵行之莫障其
六大學士二天憲自吳無丞昧之名而亦丞昧之實
增名山藏曰楊士奇為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
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細薦進人才博詢廣訪
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眾論紛紛徐出一言
莫不快愜不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肯靜而正之
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為三楊楊溥立朝
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吏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

舍已從人略無吝躁天下稱曰南楊二名臣記曰薛瑄
河津人天順中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時曹
石專用事遂引疾去四方從學者日眾學貴踐履不務
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皎潔于富貴
利達泊如也二李賢鄧州人為大學士事英宗憲宗練
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
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顏彪馮宗諸文武才臣皆得
其用直商輅淳安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試廷
試皆第一景泰三年入閣天順元年除名成化二年復
入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

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嘗訟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輅因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立命去西廠戎獻徵錄曰弘治改元命徐溥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典禮闡所得多天下名士溥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內閣時以爲榮軍又以劉健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終弘治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傳明實錄費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凡三入內閣以功名

始終云明名臣言行錄嘉靖中徐階繼嚴嵩爲首相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天李春芳傳春芳與徐階同心輔政力振頽靡受顧命事穆宗皇帝于諒闇誅左道錄言官蠲逋負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 皇明盛事述曰內閣李賢楊廷和父封少保劉珣嚴訥黃淮父封太子太保李春芳父封太子少傅張四維父封少師獨張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凡四膺誥命而嚴訥李春芳張四維張居正皆具慶嚴李皆得歸政終

養 李春安聚四難聚五皆具憂難李皆辭難如然

五父大學士三 贈官并兼職 今言曰今閣臣一人領

增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四官非禮也景泰時陳

循 一人領五官矣 馬愉神道碑曰愉卒特循師保例

贈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

者 率加其正職愉始并 四入內閣 三總三邊 皇明

兼 銜加之蓋出特恩也 四入內閣 揚文襄一清

述 曰嘉靖中張孚敬夏言俱四入內閣 揚文襄一清

初 以副都總制三邊再 以右都總制平安化王難三以

致 仕少傅大 名動天下 稱社稷臣 名臣記曰大學士胡廣

學 士起提督 履端嚴臨事有執可稱社稷臣矣 考滿勿改外任

天下 明名臣言行錄曰王家屏操 考滿勿改外任

朕 自訪得一人 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

岳 正傳曰英宗復辟名見文華殿既出 入奉絲綸出

上 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 乃岳正也 入奉絲綸出

從 羈勒 吳以行權順以濟險 名臣論曰胡廣金幼孜

又 曰李賢遇曹石吳以行權商輅處 玉質金相通

壽 昭德兩宮間順以濟險可謂難矣 玉質金相通

達 國體 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質金相通 達國體東揚

榮 揮斤游刃 繩愆糾繆 剛方正直 明紀洪熙元年

遇 事立斷 繩愆糾繆 剛方正直 賜大學士楊士

奇 楊榮金幼孜致銀圖書各一其名曰繩愆糾繆論之曰

卿 等皆國舊臣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關

失 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 謚曰文清

之 也 明宣宗賜楊榮銀章曰剛方正直 謚曰文清

可 謂明潔 名臣記曰大學士薛瑄卒劉定之請從祀

退 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大 學士劉忠墓誌曰野亭年方六十非懸車之辰志不

得 行故決于去其于進 有與登萬歲山 賞節游無

退 之義可謂極明潔矣 有與登萬歲山 賞節游無

逸 殿名臣記曰黃淮為大學士請老歸賜遊西苑與公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設 官部 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 有與登萬歲山 皇明盛

典述曰嘉靖十五年端陽節上幸西苑命大學士李時
 等候于崇智殿遣中書賜艾虎花綵百索牙扇等物既
 而上御龍舟而命時等各乘舟給酒饌命樞夫糶時等
 近龍舟而行向蕉園迤邐至澄碧亭復宴無逸殿時等
 各稱謝上壽際昌辰領班籤時嘗夢天門開見綽
 盡歡而罷際昌辰在童叟時勳業已定矣彭時故物
 楔題曰際昌辰在童叟時勳業已定矣彭時故物
 會試下第世父瑄夢宏入國子監領班籤乃彭時故物
 也宏果狀宣給輿皂受美珠儲慶疏乞骸上留之至
 元入閣北中給輿皂受美珠儲慶疏乞骸上留之至
 再乃可其奏月給米入石歲撥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
 舟還鄉蓋異數也復降救褒之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
 竟其用崔與之風槩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並
 美維風編曰楊文襄一清為相時人有餽美珠一斗
 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
 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蓋以天下財為天下
 用即比于也介慎廉靜風流儒雅雙槐歲抄曰弘
 介不取可也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也歷
 其好學一也

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維一園其蕪靜三也
 叢說云李東陽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聚其家
 談文講義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片言遇
 一時風流儒雅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主大舊學受知明名臣言行錄曰張璠桂萼以片言遇
 強墓誌曰公負公輔望久以舊學受眷知上所注
 意甚厚士咸訴之謂關陝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

增敕明宣德三年敕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士奇等曰卿等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嘉謨讜議積勩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深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
 春秋高尚典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
 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
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至意欽哉重嘉
靖元年敕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曰卿資稟醇正器識恢
宏粵自早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科蜚聲
藝苑勞勤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于我孝
宗皇帝簡自眇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
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彛章延訪于便殿賜問
于平章危言讜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
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顧命

之際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可
回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容
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橫加讒抑旋
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
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維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
文彥博輩皆鄉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多
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
可緩唯卿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
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敕至家存

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萬曆九年以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遣行人賜敕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問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矇言者碩著有勲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節而先百辟當儉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污而仕路肅清

獎忠直而真材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茲八旬斂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通先猷追維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涂時相齎敕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

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綬繁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
用慰蒼生之望欽哉未稟以示親眷故題辭知親在室
增記明沈一貫內閣藏書樓記曰我國家崇古右文繹
天闡睭自高皇帝龍驤宇內橐韃未藏而購書之令四
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
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
熙皞之業已建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喆
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
遺書尤爲繁滋朝宇旣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
偏樓其中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

者必稱內閣天琛夜玉璀璨煜燿上與東璧西奎齊光
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閱鉅
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所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
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覲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參
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閱上帝之冊府鈞天
廣樂輞輞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
萬方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
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
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清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

聖賢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治亂興亡之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啓神智而輔臣者又日侍幃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觀庶可對揚休命佐成熙朝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典章對
增疏明徐階謝入閣疏曰黃扉視草任重絲綸紫殿宣麻輝騰台斗自顧一介賤庸之質誤蒙九重特達之知竊揣分以凌兢式銘心而感戢恭惟皇上至仁大德上協元穹偉略英謀遠同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堯文計萬世之安征討懋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裁離照弘敷民隱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

咸新夫建大有爲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闇學識迂疎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莫贖宏猷方虞黜罰之加顧拜延登之及入參閣務出縮部章貳鈞未遂乎忱辭兼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何以增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况越此而周而召又進之爲臯爲夔仰企前修雖幸遭逢之適類俯惟小器實慙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而震驚拜官而偃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夙志捐委微軀祗竭寅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足任益舉羣策而用厥中念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長而矜其短內

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曆數邁軒虞之久皇圖
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增銘明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時墓誌銘曰鳳
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
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沃迪知忱恂歷事三
朝執心忠純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端陳以勤墓誌銘曰有曜列星淪精少傅夢而公生
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明祚衆圓獨方人趨我駐潛
龍在淵如翼斯附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謀謨去其

媚妬美和樂諧牖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
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西水逍遙濠濮同趣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年上尊載
沾異數令名考終前昌後裕羔裘狐袖傾軛載路先幾
如公誰與並驚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
兔于斯萬年亦孔之固

增詩明李東陽賀彭閣老詩曰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隨
仙步轉高深人間別有登龍地天下空勞仰止心瀛海
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陰歸來更覺門如水不受
車塵半點侵半生名行重儒林吏隱官曹歲月深文靖

舊無旋馬地敏中原有耐官心川原暖入三春雨殿閣
涼分六月陰欲效禹偁書院僻向來官序敢相侵下邊
貢送少傅楊一清節制三秦詩曰帝夢非熊舊起邦側
思賢佐隱京江三邊羽檄來金殿九色龍函到石淙范
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臨戎制勝尋常事蚤
見邊城築受降三十年來四入關土人迎拜想開顏
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
更從西海弄潺湲寥寥蜀相千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唐順之壽張相公詩曰惟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
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酋長西番識姓名却望上台多氣象年年長傍
紫宸明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承賸首尋西番熾按各法... 承賸首尋西番熾按各法... 承賸首尋西番熾按各法...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六 太宰 太尉 大司馬

對根太宰 金天門財無畏官

原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 武王時

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 秦漢魏並不置 平帝加王莽號曰宰

衡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

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

屬十人蓋為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 安帝以太宰琅邪王

德文不宜嬰拂事務以汗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綠蓋

邪平昌縣似艾可 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為之冠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太宰

海金類書卷之六
綬服秩悉與太傅同宋齊以為贈梁初有之為陳又
以為贈有事則權兼之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
上黨王天穆為之增置佐吏周北齊無聞也後周文帝
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
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之增宋崇寧時
蔡京得政乃言僕臣之賤非宰相所宜稱於是改左僕
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靖康末詔宰臣依舊為左右
僕射大遼金元明俱無是官

太宰二

原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增又曰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官

原周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

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

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

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

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增又曰太宰以九兩繫

邦國之民兩耦合之言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

也人家語曰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不紀

曰亂亂則飭冢宰攝也原王隱晉書曰武帝時太

傳領司徒何曾屢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
以久勞者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劔履上殿如漢蕭
何魏鍾繇故事增又曰何曾為太宰年老禮優每名
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宰又曰太宰
兼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兼依安平獻
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原晉公卿禮秩
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為太宰齊職
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元玉堯命羲和使主
其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事民時
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甯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

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此職
晉武帝以從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始置其官安平薨省
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改為太宰
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後
元興中恭帝為太宰桓元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
非武官不應敬都督從豁議增仲長統昌言曰冢宰
堯官也宰四

太宰三

原正百工計羣吏尚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

曰太宰三歲則大計統理百官均平四海尚書統

設官部治而誅賞之統理百官均平四海尚書統

百官均平四海孔傳云天下官統之官六典佐王或八柄詔
 理萬物總御眾官合天下職之官六典佐王或八柄詔
 王以詳太宰二周禮太宰以馭其富三曰予馭其幸四曰
 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過
 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太宰四

原太宰古官

晉百官表注云太宰古官金章紫綬五時
 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官品第一

冢宰成道

家語云古之成道司寇之官以成道義
 宰之官以成道義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王

視治朝則贊聽治鄭注治朝在路門
 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臣

守和宰正百官鄭注百爾近也謂
 調君事者冢宰也主治百事也謂

官

空之官以成禮注曰太宰治官所以成道
 司空之官以成禮注曰太宰治官所以成道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攝冢宰也
 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及立天
 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鄭注治謂六官之職
 主國政尚書冢宰掌邦治孔傳云制國用冢宰制國

用必於歲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布治於邦國
 掌以正月之吉始和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法于會
 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更申教之以侯伯有功德者

加命作州長謂之牧監國參謂卿三人在官者也
 大夫五人也殷謂眾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也

于官府又云太宰乃施法于官府而正其立其貳設
 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

宗伯小司馬小司徒小宗伯又太宰乃施則于都鄙
 殷置其輔鄭注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
 兩卿不言三卿六職辨邦治又小宰職云一曰教職以
 者不足於諸侯

設官部

計監頂

太宰

四

安邦國三曰禮職以和邦國四曰政職以富邦國六屬
 國五曰刑職以詰邦國六曰事職以屬舉邦治一曰天官二
 舉邦治又云小宰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
 官六聯合邦治又云小宰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賓客之
 曰喪荒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七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
 曰田役之聯事八曰成經邦治一曰聽出以要會其契八法
 小宰以官府之入成經邦治一曰聽出以要會其契八法
 別五曰聽賣賈以質劑八曰聽出以要會其契八法
 七曰聽賣賈以質劑八曰聽出以要會其契八法
 官府又云太宰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
 以聽官治五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官法以正吉八則
 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官法以正吉八則
 治都鄙又云太宰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
 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六
 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六

計弊羣吏又小宰以聽官府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
 法六曰六敘正羣吏又云小宰以聽官府三曰廉敬四曰廉正
 廉辨六曰六敘正羣吏又云小宰以聽官府三曰廉敬四曰廉正
 進其治三曰敘受其會六曰敘聽其情九兩繫邦
 食五曰敘受其會六曰敘聽其情九兩繫邦
 國之民又曰太宰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地得
 以道得民五曰宗長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
 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九貢致邦國之用又云太宰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一曰官屬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物貢八曰進賢四曰禮賓九職任
 服貢八曰親親九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禮賓九職任
 萬民又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達吏八曰禮賓九職任
 蕃鳥獸五曰百工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
 嬪婦疋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閑民無常職
 設官部

轉移 九賦斂財賄又云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

執事 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

九式均財用又云太宰以九式均財用一曰祭祀之式

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 收舉五穀

播時百穀 西陽王以宗室加禮晉起居注咸康元

美宗室長厚特加禮敬依安 何太傅以耆艾進位太

平王故事設牀帳於後也

原碑 晉孫綽太宰郗鑒碑文曰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

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

太宰五

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琅邪王應天啓之運闡中興之道

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元鉞載

飾于時羯寇凶熾羣逆焱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

順為甲冑大節為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

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

則憲章元凱篤誠簡於帝心明允著於蒞政信鍾山之

圭璧歲寒之靈木者也摘藻風雲策名帝錄肇階方尺

遂隆台岳玉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

俾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

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齊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

日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
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旣歿趙文懷其餘風乃祖太傅德
合當時行庇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
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
之靈暉含圭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
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睦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
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
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義之圃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
與春雲等潤旣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
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今

之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于冢司而任隆于百辟暫遂
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
八刑而罕用故能騁蹟康衢延慈哲后仰南風之高詠
餐東序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
以酒德間以琴心暖有餘暉遙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溫
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
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
誘覩海齊深登岳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迹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元宗萋萋辭翰義
旣水流文亦霧散

原誅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
元斯九五臣茲六揜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
弊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麾不及舉秦涼獲
又西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升
泰山其頽寢疾不興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榮則易終
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嗚呼公隕率土含酸趙喪
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
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原表後魏温子昇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
途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

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
輕任重懼有絕臍之悔既慮鑠金因陳匪石

太尉一

原太尉秦官漢因之應劭漢官儀謂太尉周官非也

云爵為太尉東哲據非秦官以此追難元馬劉昭曰緯
候眾書貴尚詭出沒隱顯動挾誕怪太尉官實司天虞
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之實號也
太尉所職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稱太尉乃中候之誤
假蓋非官之為謬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
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議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
廣微之謂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
未探碩意

置其尊與丞相等丞相衛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

實嬰嬰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
等耳又有讓賢名蚡從之皆如其謀五年又省元狩

設官部

尉監貢

太尉

四年更名大司馬大司馬說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

舊名為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錄尚書事府

門無闕論者云王莽以大司馬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

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

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

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靈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

太尉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置矣劉寵字祖

以日魏亦有之王祥字休徵為太尉司馬文王進爵

食免魏亦有之為王時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凱並

諸王親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

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

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輕拜人者耶損魏朝

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荀凱

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

今日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

幘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若郊廟冕服七旒元衣

纁裳七章 宋制武冠山元玉 齊制九旒 後魏初

與大將軍不並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代唯後周無

其餘皆有悉為三公 **增**宋循歷代之制以太尉與司

徒司空並為三公政和時罷之復周制以太師太傅太

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太尉本秦主兵官

定為武階之首正一品在節度使之上建炎三年劉光

世始以檢校太保除自後或以檢校三少或以節度使

設官部

增監貢山卷六十一

太尉

府恩數 遼南面置三師府又有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此皆南面朝官之長公師府俱有掌印官一人金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元太宗即位始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至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而後三公並建迨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大司空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有也 馬祖常上言曰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如此極比者暉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閑雜人等如

沈宗攝注元昌之流亦受司徒司空之職竊恐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也開元仁宗延祐五年監察御史上言比年名爵濫冒已極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忻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空司徒等印共二十有九此輩無功於國家誠恐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以後凡闕閱貴重勳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明太祖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不以爲贈亦并無太尉司徒等官又按敘齊職儀云太尉古官也魚豢曰太尉掌武事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爲稱尉尉也言兵獄羅尉

也言兵獄羅尉奸非堯時舜為太尉舜時契為司徒禹為司空

古亦為三公之職其後常以太尉與大司馬迭置不兩

立有大司馬則不置其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以

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與大司寇大冢宰大宗伯為六

卿至西漢末師傅保之官崇其號為三公以太司馬大

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漢初省大司馬立太尉與司徒

司空為三公皆除大字歷魏晉宋齊之後常然至後周又依

周禮以師傅保為三公五代史志云隋又以太尉司徒

司馬為三公歷代皆開府置官屬唐廢府寮察御史

太尉太尉二昌之於亦受位於司空之卿察察天不

原月令曰孟夏之用命太尉贊俊傑遂賢良舉長太置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漢書百官表曰太尉

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為之公又曰太尉古官也

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以為號車漢書曰呂后問高帝

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

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

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

尉又又曰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

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東觀漢記曰張輔字益

設官部

州監項卷六十一

太尉

二

侯爲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未到洛父來適會正臘
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
又曰鄧彪字智伯爲太尉在位清白公廉率下令謝承
後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卧
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又曰鄭弘字巨君
爲臨江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
簿黃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一作畫作鹿
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又曰初第五倫爲會
稽太守署鄭弘爲督郵舉孝廉及弘爲太尉而倫爲司
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舉上知其故遂置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增又曰劉寬爲
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令之講經寬嘗於坐被
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
大憂心如醉官又曰張禹爲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
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都國廩假許之大又曰
楊震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
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
令公辟其兄寶代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
公固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原袁山松
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

禮錢千萬續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
不代虞自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
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俗范曄後漢
書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四億萬故位
至太尉增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實人掌方岳事物
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
原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
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又曰冲帝丁酉策
書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
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

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增又曰河間相
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營欲更治太尉府府
公南陽趙憙也西曹掾安眾鄭君素愛名節以為朝廷
新造北宮整飭宮寺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鮮少
自足相授憙表陳之即見聽許其冬帝幸辟雍歷二府
光觀莊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屠牛縱
酒勿令乞兒為宰原幽明錄曰常山張顥為梁相天
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下墜地民爭取即化為一圓
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祕
府顥漢靈帝時至太尉齊職儀曰魏文帝黃初二年

日食有司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之災害罪在朕躬
勿貶三公遂為永制 **增**魏志曰文帝踐祚鍾繇遷太
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
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日殆難繼矣 **增**吳志曰孫皓詔
曰范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可為
太尉 **增**晉中興書曰郗鑒為太尉雖在公位冲心愈約
勞謙日昃誦翫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
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慨然咸康五年秋寢
疾上疏遜位優詔不許 **增**又曰桓温授侍中太尉固讓
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輒軒相望於道 **增**謝靈運晉

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
官主九伐之職 五代史後唐書莊宗御文明殿冊齊
王張全義為守太尉如常儀禮畢全義於尚書都省領
事宰臣羣官在列諫議竇專不降階為御史所劾專援
引舊典以對時宰臣不記故事無能詰寢而不行

太尉三

原上司 亞獻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為太尉性忠
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

綬歸本郡震到洛陽都亭謂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奸
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以見日

月遂飲鴆而死 **統兵** **掌武** 並詳太 **化石** **斷金**

上詳太尉二應劭漢官儀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
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忠正不撓其以固為太尉

設官部 詳太尉 **太尉**

兩鹿 **三鱸** 伯起嘗客於湖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勵志愈篤後有鶴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凡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

保皇家 **安劉氏** 擊虞隴西王泰為太尉冊曰惟君行自是升矣後位至太尉為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父皇家是用進登上台

主九伐 **齊七政**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拜太尉讓曰齊七政始歎黃憲請舉蔡謨漢書曰訓五兵臣不如議郎王暢

屏風 **賜錦被** 並詳太常 **增六年** 全四世 震秉賜彪四世晉書郝鑒字道徽進祿太尉疾篤舉蔡謨自代

世為 **太尉** **太尉四** 冊皇太子捧上其璽綬 **辭年老賜** 晉書曰劉寔拜太尉自陳年老固

原冊太子授璽綬 漢百官表云太尉掌邦

几杖 辭上 不許賜几杖宅一區不朝 **幽贊神明** 今

通典 云興治隆化幽贊神明奉 **網維王室** 魏志明帝度順道使災不生者謂太尉也 **謝承集** 云永平之初太

孫資 名太尉司馬 **臨朝蹇諤** 尉鄭弘臨朝蹇諤日旰忘 **立朝正色** 羸馬立朝正色不可干也 **九州用**

綏羣公咸治 見崔駰 **上清三元** **下寧九域** 隴西王泰曰惟君貴為世家親則宗臣其上清三元 **華歆清素**

寡欲 曹植輔臣論曰清素寡欲明敏特達志存太虛安 **郝鑒** 冲心愈約 尉詳太 **楊秉** 不惑酒色 張璠

尉歆 之 **郝鑒** 冲心愈約 尉詳太 **楊秉** 不惑酒色 張璠

謂也 **郝鑒** 冲心愈約 尉詳太 **楊秉** 不惑酒色 張璠

設官部 **尉詳太** **楊秉** 不惑酒色 張璠

劉寔拜太尉不治產業居無第固讓不就謝承後漢書曰鄭弘

宅太尉固讓不親舊家無餘財魏志華歆拜太

為天子已陵廟宜當拜尉歆稱病乞退

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

百官總已以君其力疾就會後御坐又病免賜俸終身

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病免賜俸終身

東觀漢記曰鄧彪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寮式視事以

疾乞骸骨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俸終其

身告老以侯就第千寶晉紀曰劉寔為太尉告老詔

將詔於以日蝕免東觀漢記曰太尉張輔鄭

宅室也後漢太尉皇甫嵩以流星策免以流

星免案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漢寵元勳任先

周勃晉尊碩德選在王祥張禹在位三世忠孝彌

篤年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息續平史題

前太尉五又太

原詩晉傳咸贈太尉司馬虞顯機詩曰帝崇元淑妙選

其屬命子是佐增袞之縟

原箴後漢崔駰太尉箴曰天官冢宰庶寮之率師錫有

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

九州是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躔其紀上之云據下

之云戴苟非其人戮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名南詠

甘棠昆吾崇夏伊摯嘉商季葉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

强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

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設官部

太尉

原贊後漢蔡邕太尉陳公贊曰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惟是蔡邕公歟于文輝耀其跡上之云爾

原碑後漢蔡邕楊太尉碑銘曰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氤氲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又楊太尉碑銘曰天鑒有漢挺生光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脩其相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 又太

尉李咸碑銘曰天垂三台地應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 又太尉橋元碑曰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矣乎初紳高明卓異爲衆傑之雄其性莊疾華尚樸百折而不撓拔賢如逝流討惡如霆擊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矯迹夫何舍焉 後漢桓麟太尉劉寬碑曰公誕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力與同好鐫墳典於茅廬是以根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遷南陽太守推貞諒以示下顯衆善以厲否惻隱之誠通於神人故去鞭朴如獲其

情弗用刑如弭其姦。晉孫綽太尉庾亮碑曰：次黃中
以啓曹鍾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
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元風暢乎德音
闕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元標形者得之廊廟
悟旨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
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繫于
椒房王敦阻兵翫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
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
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羣后契盟同稟高謀巖栖懷德
以響赴義拯神器於獸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

翳伯舅是賴公以爲戰伐之謀仁所恥聞况立德弘道
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
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
歸穆然之美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
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
躍宛若游龍。梁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曰：瞻旦奭而
齊軫軼夔龍而長驚百辟翹首譬列星之仰望舒千里
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
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開宇獨宅虛室眷龍顏以托夢
詠日角以興言佇傳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

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
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
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
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
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旁映矚矚接其光景風雲溢乎
帷席囂喧總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並不雜銘曰悵
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
如仁履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培風鬱起 陳沈
炯太尉始興昭烈王碑曰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
屏泰伯讓而退封武哀終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勒功

鼎鼐銘德太常清廟尊乎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
王見之焉若夫媯水遙源石碣遐集五絲作而詠南風
八世興而和鳴鳳藉帝王之基居正卿之族有由來矣
孔融汝穎之論許其少多傳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
漢至魏涉江而東綿邈蟬聯言之耆舊皇上革命應運
大啓邦國麟趾盤石之宗固立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
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切乃封始興郡王
永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感義本因心名器追崇則惟
恒典亡兄梁故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度
寬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昔彈冠入仕譽重城華宣力

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
生民懷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寶曆言尋永往
興慕增懷可奉贈太尉公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
河間之不羣沛獻之受象東平之樂善陳思之藻麗實
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
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祚土纂虞之系騰波汝潁承
流媯汭四岳有後六奇獻計惟實惟忠卿長羣公浮舟
震澤佳氣蔥蔥岐周七十商亳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
止太常景王季孫讓子天下不踐聞之惇史入孝出忠
清輝何已苞指周藏風流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

山可鐫豐碑易勒惜哉往矣殞身凶慝鼎命旣遷山河
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周以別功魯侯戾止禮茂廟
堂恩加松杞

增

張說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星辰

元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
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收無爲之理者帝也當高宗之
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闢四海代天工而張帝
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
其先出于嬴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
授職魏晉之代鬱爲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海內三
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

洪金卷之六十一
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遺德不損厥問者已大王
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
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琅邪郡公諸侯受封山
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大夫以
陰圖世充仗義拔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
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謚命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清
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仁孝
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弘文生
絕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異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
家亡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徧故少留耳梁公驚曰驥

子志氣凌雲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是明經
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選金部戶部二員外
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褚河南論及
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寮諧行於季氏出爲西州
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
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幸乾封
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
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綱綜辨識差才
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禿髮
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

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
方叔陳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匐延
都支爲李遮匐潛構犬戎俶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
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朶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
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
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
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蒞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
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認酒一言召
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
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

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雋不殺而是講要
人以德而去害審廓氛祲於地表燁皇靈於天外充國
有屯田之頌寶憲有燕山之銘訂茲遠略彼何微也遷
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夷典
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
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爲定襄道大總管
軍至朔州斥堠相接匈奴故態狙劫糧以餒師神將出
奇張虛勢以陷敵僞爲轉運伏其壯士示羸師以緩行
隱精騎以躡迹寇果天下援兵奔散驕虜益驚自爲得
色驅此車牛憩彼井泉於是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

騎飛一息而至羣胡顛沛殺傷滿野從此饋運路無驚者觀夫大漠無倪穹廬靡所追之迹遯捨之憑陵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緩頰均其利心深圖既入狼意亦改及委罪衙官陰送降款公密止其事人莫之知及如所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御辟轅門釋縛納款帝嘉厥勲命尚書崔知悌乘駟勞軍備禮獻凱冊勲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勞逼逐方降大軍又屬秉鈞忌才上下其手公曰雖不逮羣師之讓功猶耻與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

封公聞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也永淳元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銘曰天生亞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赫我皇靈去其蝥賊仁則不遠智何不周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將道遊書來懸帳賦出登樓司馬軍陣官人綱紀帝加常伯國子聞喜室有令妻家成克子社金傳世桓圭守祀神道上台永介邦祉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喜少皞有鳴鳩氏為

原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喜少皞有鳴鳩氏為

司馬音與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為

夏官掌邦政其項羽以曹無咎周殷並為大司馬楚大

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

發誠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

而敵退是眾威也臣不宜以眾威受賞又司馬穰苴

本姓田齊威王以古司馬法而附穰苴因號為司馬穰

苴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

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為一官也霍光以太司馬

皆有大司馬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

印綬官屬霍禹為大司馬成帝綬和元年初賜大司

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

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

萬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

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

大司馬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

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吳漢為大司馬至靈帝末始置

焉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

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

吳有左右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晉諸公贊曰義陽王

設官部

子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武冠絳

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與大將軍同官宋時唯元嘉

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齊以為贈而梁

時置官屬陳以為贈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

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以為夏官謂之大司

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自隋而無

國大祭祀掌其宿衛廟社則奉羊牲大司馬二

原韋昭辨釋名曰大司馬司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

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訓馬為武者

取其速行也置白虎通曰司馬主兵不言兵而言馬者

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文故言馬也董

尚書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孔傳云夏官

之事掌征伐統正六軍治邦國四方之亂又曰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

法詳書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毛萇云祈父司馬

鄭注祈父時人以其職號呼之故曰祈父我乃王爪牙

之士當為王閑守為衛也尚書作圻父酒誥圻父薄違

增家語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士卒疾怨兵

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飭謂整攝也原尚書

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增韓詩外

傳曰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

司馬原管子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

設官部

州監負山卷六十六

大司馬

臣

組甲勵士衆春秋運斗樞曰黃帝坐元滄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銜圖置黃帝前**增**尚書中侯曰穆爲大司馬舜爲太尉原齊職官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二千石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馬夏官棄居其職**增**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女也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後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齊職官儀曰楚漢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增**漢書曰董

賢爲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帝得賢臣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原漢書百官表曰成帝綏和元年敕賜大司馬金印紫綬有長史秩千石**增**漢官序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東觀漢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第一可用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原東觀漢

記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增後漢書曰世祖北擊羣賊吳漢將突騎五千爲軍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世祖即位拜漢爲大司馬大又曰上疾瘳召見陰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班彪奏事曰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議以北軍中有千人司馬故加大司馬以別大小司馬之號也原王隱晉書曰石苞太始之初拜大司馬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

楚傲更相表陳參軍有敬自楚始也增又曰齊王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更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 又曰陳騫咸寧初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列臺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才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能得定帝乃悔之原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至

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直發人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古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增**晉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爽通悟秉意不羣**原**晉百官表注曰司馬武官也周禮云掌邦政者所以平諸侯正天下也**增**後魏書曰安定王休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盜三人狗於六軍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

衡霍故親御六軍跋涉野次軍行伊始已有奸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詔曰大司馬執憲誠宜如是但緣朕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後周書曰夏官謂之大司馬也

大司馬三

原睢鳩司武傳曰少昊氏以鳥名官睢鳩氏司馬也注云王睢也鷺而有別故命爲司馬

主法制正百官均萬民周禮司馬掌邦典政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

萬民平尚書事冠將軍號漢官解詁云司馬中外以親寵平尚書事宰尹樞機

勉用入政播時百穀以整武事入毗皇家物理論者也下詳前一

設官部

官制

大司馬

定天下立大司馬以整武事曹植輔臣論云文武並

亮權智時發奢不過制儉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肱

出馬也按大司馬曹仁也白魚入舟 鳳凰銜圖

侯謹歌詩云周公為司馬白魚入舟 威震海內

晉書曰陳騫為太尉加黃鉞為大司馬位極人臣漢

書曰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政事一出于光威震海內

訖十三年百姓充增陰興讓官 王莽貶闕司馬詳大

實四海賓服也增陰興讓官 王莽貶闕司馬詳大

關至王莽篡位故貶去闕焉單于拜賀也賁育弗

加之勇雖賁育弗以加也傅子曰曹大司馬 左右不大小

吳志曰赤烏九年秋九月以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同

馬衛將軍金琮為右大司馬下詳班彪奏事

大司馬四曰大司馬 曰大司馬 曰大司馬 曰大司馬

增穰苴桓温並為**原司馬成暉**家語注云暉通也

成暉者暉功司馬主天 韓詩外傳云三公司馬主

於是成也於成也

施邦國之政周禮大司馬云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設官部

辨監貢

大司馬

元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云與猶
 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也簡謂比
 數之稽也以九伐正邦國又曰大司馬掌以九伐之法
 猶計也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政則村之外內人違命則征害民則伐環濟要
 亂鳥獸行則滅之安世懼不敢當漢書張安世
 官司馬職若有違命則安世懼不敢當傳云霍光薨
 征之暴賢害民則伐之安世懼不敢當傳云霍光薨
 魏相上封事言張安世上欲用之安世懼不敢當上曰
 君而不可尚誰可者數日拜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尊
 為諸侯身衣弋綈景舍辭不受賞詳前曰吳漢在朝
 夫不自紡績也唯公乃得安然其性忠厚篤於事上華嶠漢書云漢在
 唯公朝廷張奮名為清白華嶠漢書去張奮為大
 唯公張奮名為清白司馬在位名為清白穰苴
 文能附眾史記晏子薦穰苴曰文能附眾
 武能敵國乃為大司馬立大功子孟可屬

社稷漢書霍光傳云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好有男上
 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
 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後上病篤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石
 苞加鼓吹之樂晉書石苞為大司馬進封樂陵
 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之樂陳騫
 賜袞冕之服晉書陳騫為大司馬
 致仕賜騫袞冕之服周任元勳寵崇呂
 尚漢推大節選在霍光當歸馬之朝雖云無事然
 睢鳩之職用備不虞大司馬
 曹劌大司馬五大司馬

原誅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誅曰篤以為堯隆稷契舜

嘉臯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
 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

設官部

大司馬

大司馬

三

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茲征征茲海內公其攸乎
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勲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
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輝魏
曹植大司馬曹休誄曰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
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爲華體茲亮實年
沒弱冠志在英雄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
龍光貧而無怨恐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
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
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
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晉陸機吳大司馬陸抗

誄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昭
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
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惇獨孚厥惠
心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
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
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轍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
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
溢

原章梁簡文帝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臣度連宸萼
地實璿跗王業權輿夙奉締構爰頒盧綰同贊密謀豫

均鄧禹俱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搖之力冲天百尺無俟剗刷之勞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曰史與言

非公因少限昔臨命至直然故自諡與子南英與言

淵鑑類函卷六十六子異辨入其其華翰精其實於對

因是陳人豈非寧宇謝與策王孫又各請於乘燕靈

公祖魏公新命知公瑛於天轉於泰百報各英羣司

白呈如部由張也食對木良及黜寒朋北野圖罕願惠

新科何京劉京二新同追車韻合蘇中野交封到婚對

藉曰姓公承博高風肅懿即新繼繼音奕世部鄭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設官部七大司徒 大司空

大司徒一大司空

原少皞祝鳩氏為司徒司徒主也堯時舜為司徒

攝帝位命禹為司徒禹元孫之子曰微亦為夏司徒

周時司徒為地官掌邦教秦置丞相省司徒與漢

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後漢大

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蔡

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于尊者不敢號府應劭

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

帝東京本欲仍之迫于太尉司空但為東建武二十七

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大司徒

年去大為司徒公鄧禹為大司徒封侯時年二十四崔烈拜司徒靈帝亦臨軒時人謂之銅

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晉司徒

焉王衍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始兩置焉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

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

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亦與丞

相並置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

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後周以司徒為地官謂

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隋及唐復為三公

增宋仍舊制政和二年罷詳見總序遼金元詳太尉明

無是官漢一秦五拜不具一率何謂其人

大司徒二注曰五常之

原尚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注曰五常之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注曰

敷布也主國教化布五常之

之法測土深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

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禮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

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

老以致孝增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縣鄙韓

詩外傳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原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爲司徒。六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畢至。增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丘明曰昔周人有愛裘而好珍饈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饈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

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饈奚異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子謀而召孔子爲司徒。原毛詩序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增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爲大司徒鮑恢爲長史以事至東海過其家見良妻布衣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長史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耶恢下拜之歎息而歸。原華嶠漢書曰魯恭拜司徒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增東觀漢記曰鄧禹爲司徒討赤眉不

以時進光武書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
不延望原又曰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
不流涕原又曰郭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曰續漢
書曰司徒公一人掌治民事凡教民孝弟遜順謹儉養
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原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
司徒卧麤布被原增又曰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
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
之地 又曰張湛稱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
盜金下獄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搜便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原又曰馮勤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因讌見從容
誠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鑠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死生吉凶尚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
嘉賞賜賻祭不足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代以
爲鑑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代功名
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原又曰
鮑昱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原蔡邕鐘鼎
銘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進公登於玉堂前庭乃制詔
曰其以司空橋元爲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齊職儀曰司徒古官也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

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

大司徒

原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

以買司徒

詳三公

增魏志曰華歆字子魚拜司徒素貧

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婦女惟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又曰黃初元年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

祿勳

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云漢故事人民疾病

責之司徒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號策靖

曰朕獲奉鴻業君臨萬民夙宵惶惶不能自綏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靖雖

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

皆為之拜

原吳錄曰丁固為司徒初為尚書夢松出

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吾其公乎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魏舒為司徒年過致仕有謙謙意而無居

宅乃漸以俸秩餘為第一所未嘗語親疎當遜位九年

正月朝會罷逕還家奉送章綬內外莫有知舒此情者

又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頻讓不許濤出逕歸家左

丞白褒奏濤違詔詔杖褒五十

增又曰王渾字元冲

遷司徒仍兼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得持兵乃吏屬

設官部

尚書

大司徒

五

絳衣自以爲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讓而識體
原又曰王戎字濬冲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
掾委任責成常得無爲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
常乘馬輦無日不出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財遠及田
牧性又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外出天下之人
謂之膏肓之病 **增**又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屬乘
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又曰石苞爲司
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官屬循行皆當均
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
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民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

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費廣當亟征役之後屬有水
旱之患倉庫不充百姓無積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
論道經邦然國家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
重今登司徒位當其任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意其
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主官練
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 又曰何劭曾
之子也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及三王交爭劭以
元老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原**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
疇字王喬少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
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曰陳壽爲司徒仰理萬機

俯澄邦教。又曰蔡謨字道明讓司徒穆帝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穆帝時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於是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詔可依舊制免為庶人。又曰蔡謨固讓曰若我為司徒為後世哂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旦至中而徵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禮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並雅敬君德庾中郎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增**隋書曰

王誼為大司徒蘇威立議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臣所慮者朝臣功德不進何患民田有不足耶上然之竟寢威議。唐書曰太和四年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顏目從之。

大司徒三

原邦教 **地征** 周禮大司徒之職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鄭注

所以親百姓訓五品也擾亦安也又曰以五物五土所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鄭注均平也五物五土所生之物也九等駢剛赤緹墳壤渴澤賦 **五禮** **六樂**

設官部

刑監領山卷六十七

大司徒

七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鄭注
 禮所以節正人之職以修偽使其中又曰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使和樂以度地辨土周禮大司徒
 蕩正人之情思使其心而制其域注曰土其地猶言度
 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曰十
 其地又曰以土圭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曰十
 有二土分野各有二邦也七政五教志曰自華陽國
 上繫十次各有所宜也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大司
 之後羣儒修業開案圖緯堅奕代論道下詳於大司
 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于堅奕代論道下詳於大司
 徒尚書一夢松取穗書曰詳大司徒二吳志范曄後漢
 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
 極上為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
 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
 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於字失禾為秩雖曰失之
 乃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地官農父乃周禮曰
 補之旬日而茂微焉辟賀為掾地官農父乃周禮曰
 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若保農父教官司徒也數佐
 王安擾邦國之職周書曰農父若保農父教官司徒也數佐

農謂之父者尊之也言與命苒伯君牙尚書曰成王以
 又曰成王命樂劔冕服晉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
 君牙作司徒樂劔冕服晉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
 詔侍中太常領司徒可袞乘小車插腰從便門出
 冕服綠紱羽葆鼓吹也乘小車而下詳大司徒劉寵事
 徒委事掾屬時乘小車而下詳大司徒劉寵事
 人不知其為台司也下詳大司徒劉寵事
 登堂落水宋司徒褚淵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閣道
 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恃才使氣責吏
 多所凌忽撫掌大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事設小會漢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注云
 謙讓事司三公也外土營城邑浚溝洫修墳坊事此所
 謂吏事費三公也外土營城邑浚溝洫修墳坊事此所
 所以崇宰輔之制自魏末以後廢格不行
 至石鑿拜司徒有詔令設會遂以為常
 大司徒四
 設官部
 大司徒

設官部

大司徒四

大司徒

原主教

契為司徒而民成注
云民成知五教之法
左傳云少昊氏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氏司徒也
明七教

修六禮

敷五典

齊八政

象籌

理人倫

云訓五品理人倫使風行俗
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
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
顯著遷訓五品以統人倫實允眾望
禹字仲華拜太司徒年二
十四內文明德行純備
于外解釋剖散槃結者王
司徒象地徒唐虞官也王
使掌邦教也司徒成德禮大戴
徒則總主天下之吏
其屬官如太宰也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象地徒唐虞官也王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司徒主人眾也重民眾
式

民成

明七教

理人倫

行純備

德充塞

司徒象地

司徒主吏

司徒主人

司徒成德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焉昭德塞違晉天文志曰三台四星西近文昌二星

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周禮太宗

伯疏云上台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

為司空故漢郎觀傳云三原辨十有二壤

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三宜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注壤亦土也變言耳

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天下土所耕而樹藝則言

壤壤和知九州地域九州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緩之貌知九州地域九州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五地辨物生林又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隰八刑糾萬民周禮夫司徒職云以鄉八刑糾萬民

不媼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孝之刑六曰不任之刑六

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六

有二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

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

倫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讎八曰以世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也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

習也倫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度謂宮室車服之

制世其善謂士農工商之庸功也

晉天文志曰三台四星西近文昌二星

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周禮太宗

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

觀傳云三原辨十有二壤

同元首三宜

以教稼穡樹藝鄭注壤亦土也變言耳

言土土猶吐也以天下土所耕而樹藝則言

九州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周禮夫司徒職云以鄉八刑糾萬民

不弟之刑五曰不孝之刑六曰不任之刑六

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六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

中則民不讎八曰以世誓教恤則民不怠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

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度謂宮室車服之

士農工商之庸功也

倫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

設官部

刑監頂凶卷之二十一

大司徒

十

民又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案

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元謂生材養竹以本俗安

木者餘材百工修飾金玉之屬以爲器也

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間民無常職轉

百善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間民無常職轉

事鄭注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

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一曰通材十二曰化材十三曰

有作材四曰阜蕃五曰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

謂矜其善謂士農工商之庸功也

制世其善謂士農工商之庸功也

習也倫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度謂宮室車服之

也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倫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讎八曰以世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倫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讎八曰以世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倫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讎八曰以世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倫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讎八曰以世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陰禮謂婚姻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注燉音美美善也謂以保息養民萬民一日保息六養

約榘攻堅風雨攸除萬民一日保息六養

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

晉書曰石苞為司徒苞深陳農桑本務明其考課居位五年天下稱之

摘輔相云子夏曰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

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案史記曰顏回死侯霸有威容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袁山松漢書曰侯霸拜大司徒

徒矜嚴有威容奉公無私也

有子下既定常欲遠名勢

徒天既定常欲遠名勢

衣漢司華歆賜御衣魏志華歆傳云文帝即位以歆

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

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歸馬之代居祝鳩之官况當至理之朝宜重若

保之任漢用元勳任崇鄧禹晉推碩德選在山濤

養老恤孤崇德黜惡禮記王制曰司徒養老以致孝

簡不肖以載育庶物安撫萬民徒掌邦教云

姓不親則責司徒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

則飭司徒大戴禮曰財物不蓄萬民飢寒風俗

五品以康四海晉起居注武帝太始六年詔曰朕承洪

司空荀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

亮先王遂輔朕躬其以為司徒

宜贊三事以敷五

設官部

大司徒

王良妻布

侯霸有威容

鄧禹遠名勢

鄧禹為司徒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王良妻布

教

王隱晉書山濤以左僕射為司徒詔曰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濟宜贊三事以敷五教也

正品大司徒五

晉書大司徒五品

增詩唐賈島上邠寧邢司徒詩曰箭頭破帖渾無敵杖

底敲毬遠有聲馬走千蹄朝萬乘地分三郡擁雙旌春

風欲盡山花發曉角初吹客夢驚不是邢公來鎮此長

安西北未能行張贛贈李司徒詩曰承家拓定隴關

西勲貴名應上將齊金庫夜開龍甲冷玉堂秋閉鳳笙

低歡筵每怨嬌娥醉閑櫪猶驚戰馬嘶長怪魯儒頭枉

白不親弓劍覓丹梯

又為其妻于思女習射亦顯當

原箴漢崔駰司徒箴曰天鑑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

亂茲黎蒸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

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

咸事嗇民用章黔萌是富無曰爾悖忘于爾輔無曰余

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

豐有折肱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

國度斯憊徒臣司農敢告執蕃

原碑宋傅亮司徒劉穆之碑曰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

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

允德克於初廸文明在中柔順暢于事業敬以直內義

讓洽于州黨時元兇竄遁擁據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

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渚獎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栢
謙藉累業之資徐覆狃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
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謀內
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絕鯨鯢乘轅東
指則陸殪長蛇迴累碁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
造於王室淳風懿化永結于荆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
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袞
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溫喜
訓儉于物復禮于已宋南郡公漢王對婦媪王媪六
原墓誌後魏溫子昇司徒元樹墓誌銘曰昔樞電降祥

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于上
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昌有文王之孫子
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
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
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
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明允篤誠發于岐嶷未鏤已雕
不扶而直修禮以耕強學爲殖孔旣歎魯莊亦吟越况
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
已沒樂又司徒祖瑩墓誌曰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淵
源悠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已

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
口含碧鷄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
金成器相遺滿籛琢玉為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
有道言析秋毫辭連春藻梁沈約為司徒謝朓墓誌
銘曰嶽神昔降和氣令鍾以彼天爵鬱為人龍崇墓往
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
華袞既襲輕羅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
情廻屬素駢轡柳元雲罷曲增唐杜牧為東川節度
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墀墓誌銘曰姬
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歷後幾世厥生

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誇古為治提起王
道以公為倚迤蹊巢窠出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
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耄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
其愧幾指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辨之後漢張衡司徒呂公誅曰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
原誅後漢張衡司徒呂公誅曰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
夷秩唐唐宗允敘四嶽在虞傅王佐禹克厭帝心姓姜
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
族九族用寧登受八命袞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餼以盈
綽兮其寬皦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旂旂從風駟

牡超驥去此寧寓歸于幽堂元室冥冥修夜彌長風梁
 簡文司徒始興忠武王誄曰皇源地闡帝業天維於穆
 忠武光國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冰鮮山靜雲
 發帝曰爾諧僉議彼屬推轂兩江建旗三蜀將旋北國
 戀結四民三鱸表服二鹿隨輪方變正袞永範時規天
 弗報善哲人其萎響哀挽于北邙去承明而不入望參
 差之流影聽潺湲之雨泣

原章宋謝莊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曰不惟震施罔
 匱鴻慶方稠燮調之重遂臻非據智承謀大周易興規
 少陽微暄有鑒前史辨其動植布其安擾以倡九牧阜

成王教豈臣眇末所能克荷又為北中郎將謝兼司
 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
 司徒掌敷五教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匱光渥方聞不
 次之任殊絕藩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慙震周迴
 顧步交悖

原表梁吳均揚州建安王讓加司徒表曰臣聞元黃之
 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
 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譬開後魏温子
 昇為司徒高敖曹謝表曰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
 喪空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劍顧慙後嗣終謝

設官部

大司徒

大司徒

七

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北齊邢子才為潘司徒樂讓表曰武皇帝運屬繼元事深微禹推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開金石理勗庸駘遂日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鳥背之毛曾無馬箠之力樂吳世謝州與安王勳成何封未曰百聞不黃之

大司空一

原司空古官 少皞鳩氏為司空舜攝帝位以禹

為司空周禮正義曰禹自司空總百揆乃分司空之職為共工虞書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

禹元孫之子曰冥亦為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為司空

周禮司空為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

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課歲盡則

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

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為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

加為大司空亦以別小大之文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

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後漢初為大司

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空公第五倫字伯魚為司空言議果決以貞白

稱張敏字伯達為司空行大射禮陪位頓作策免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

空置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荀綽百官志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

領侍御史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鄭

設官部

大司空

大司空

大司空

字林叔為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授袁謂使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固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水土祠祀

掌埽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後周為

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

則奉史隋及唐復為三公天寶十三年策拜楊國

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罷遼金元詳太尉數明無是官

大司空二大夫曰大司空

原禮記曰司空執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與事任力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增尚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曠不墾則責之

司空 韓詩外傳曰山林崩陁川谷不通五穀不豐草

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家語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

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漢官解詁曰下

理地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齊白虎通曰司空主土而

不言土而言空者空尚主之况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

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營宅器

械監百工 原尚書曰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空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注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尚書刑德考曰

禹長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 魚

設官部

刑監類書卷之六

大司空

七

洪金類卷六十一
大司空
七
豢典略曰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增傳子曰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原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冠服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成王以毛公為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宗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三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齊職儀曰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續漢書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天雨三日直又曰王梁字君嚴為野王令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作元武上以野王本衛地徙元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補袁宏漢紀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華嶠後漢書曰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增又曰竇融拜冀州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和又曰張奮字稚通父純臨終敕

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敕固不受帝
以奮違詔敕收下獄奮惶怖乃襲爵焉又曰第五倫
章帝立徵拜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陳老病以
二千石祿俸終身亦魏志曰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
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
正本德服才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
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
之人忠直不偽則史魚之傳也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
也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封原

又曰徐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
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
圭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倫昔從蜀
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荀氏家傳曰荀爽字
德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起巖穴九書五
日而為台司世人號曰白衣登三公增楊賜本傳曰
司空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五登
袞職弭難又寧王牟融本傳曰牟融經明才高明帝數
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
之節晉武帝詔曰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

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裴秀思心通遠勳德茂著
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原晉中興書
曰陸玩字士瑀王導郝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咸
以為三良既歿國基墜矣於是遷玩侍中司空給羽林
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
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為知言增五代史唐書曰
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司空時議以自
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為加
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
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

書門下事或云須冊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
序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晉
天福中以李鑄為司空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為司徒禹
珪為司空遂以為例議者不復有云

大司空三

原別五土

決九州

並詳大

作地圖

掌邦事

王隱

曰裴秀字季彥為司空作禹貢地域圖事成通九澤
奏上藏於祕府為時名公下詳大司空

居四民

並詳大

造宮室

平水土

鄭元考工記注

郭建邦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李通識

王梁符

華嶠後漢書曰李通字文元以識記赤伏

設官部

大司空

大司空

三

符王素絲節上詳大司空二履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

進有素絲之節宜齊三階之曜 諮政化 勸德風荀

家傳曰顛為司空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

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公遂

刪定舊文行正式為一代之典書成奏上藏于祕府其

服色旗幟法駕之式禮樂犧牲柴燎之典裕帝遷毀配

食之制及于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歸其美

公既為台輔德望清重加以留心禮教以年者多疾不

數朝見詔使侍中任愷諮問政化所宜行否華嶠後

漢書曰第五倫雖峭直然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更化

俗尚苛刻正化之本宜先以寬和及為三公值章帝長

者多怒屢有善政倫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德風也

天數月超百日至漢書曰朱博字子元以勸成德風也

荀爽固辭徵聘不得已三公領中書兼尚書曰武

乃行起家百日至司空晉書為柱石掌事典曰世說

為三公兼領司空職晉書為柱石掌事典曰世說

曰張華以中書監兼司空晉書為柱石掌事典曰世說

玩既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梁柱之間祝曰當

今之材以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

周禮曰司空掌事典以平增掌水土營城邑刺浚

邦國以經百官以生萬民詳在大司下台司祿大

溝洫修墳防俱三責吏事注內

計元老批詳大司徒四昭德塞違注內 蘇軾呂公著

子所謂天子有諍臣七人者三公首當之朕欲聞

仁人之言與天下之大計非此无老將安取斯

大司空四

原宏父周書宏父定辟注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

定法鳴鳩注云鳴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連司

者也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

空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為穴以居人

曰御天下者以禮非事不立故曰所以成禮也注云 金印

設官部大司空

紫綬漢百官公卿表云司空曰法錯刑清古今通語曰

治錯刑清事均民也金印紫綬晉百官表注祿比丞相大詳

聚者謂之司空司空見揚雄制五服司空箴別五土詳大司空上和乾元

官解詰云云漢下率世俗臣略云今司空缺宜求能

俗者水害責之民害則責司空水為地震免之魯國先

孔氏仲淵為司性疾朋黨漢書曰何武為司空性疾

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數犯嚴

諫東觀漢記云任隗字仲和拜司空永平初外戚秉權

疾後漢書云第五倫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年融為司

空倫在位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吏人奏記及便

老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自陳坐免太守東觀漢

橫為司空坐隴西坐賣國恩東觀漢記朱浮為司

太守鄧融免官坐賣國恩空賣國恩以為威福

增食不兼味長孫道生拜司空加侍中性忠厚廉謹衣

時人比之飯惟脫粟漢記云荀爽為三公食時遊

晏嬰焉飯惟脫粟不過一肉飯惟脫粟時遊

廟堂宋呂公著平章制曰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

時遊廟堂可特授司空平章軍國事一月三尊禮不

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司空至都堂議軍國事

名分紀云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

太子尊禮之而不名後忠直不偽清儉守約魏孟

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忠直不偽朝廷舊臣荀蕃詳大

大司空二詳九德純備詳大司空朝廷舊臣荀蕃詳大

原裴秀定官制王隱晉書云裴秀為司空刪定

違者 荀顛定禮儀詳大司空 當歸馬之朝 奉鳴鳩之

職 任隗元默守真表山松漢書云任隗為司空以元

此服 陳寵温粹有智華嶠漢書曰陳寵為司空府故

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 陳羣至德純粹植

輔臣論曰至德純粹進吐善謀者 宋弘秉政恭約山

陳司空也按陳司空乃陳羣也 何武號為煩

重義有公儀子之風不與民爭利也 碎漢書云何武字君卿為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事

不聞惡名流行其 陳羣譏其拱默魏志云陳羣字長

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

名臣奏議朝士乃見 彭宣疾病乞歸漢書曰彭宣字

羣諫事皆歎息焉

莽為大司馬專權宣乃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

任則覆亂矣願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得見親故不填

溝壑 王朗稱疾讓位魏志曰文帝踐祚王朗為司空黃

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于

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反開失賢之路

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增稟自然之

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先王尚

正性 體高雅之弘量魏志孟康表薦崔林

德明季為司空左傳云衛使祝駝私于萇弘曰以先王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

康叔為司空 仲尼素王子路為司空淵論語摘輔相云仲尼素王以顏

增詩唐李商隱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詩曰隋艦臨淮

設官部

增詩唐李商隱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詩曰隋艦臨淮

大司空

增

旬唐旗出井陘斷鼇撐四柱卓馬濟三靈祖業隆盤古
孫謀復大庭從來師傑俊可以煥丹青舊族開東岳雄
圖奮北溟邪同獬豸觸樂伴鳳凰聽酣戰仍揮日降妖
亦鬪霆將軍功不伐叔舅德惟馨鷄塞誰生事狼煙不
暫停擬填滄海鳥敢競太陽螢內草纔傳詔前茅已勒
銘那勞出師表盡入大荒經德水縈長帶陰山繚畫屏
只憂非蔡肯未覺有臙腥保佐資沖漠扶持在杳冥乃
心防暗室華髮稱明廷按甲神初靜揮戈思欲醒羲之
當妙選小弟羲叟早蒙眷以嘉姻孝若近歸寧三十五丈明府高科來歸膝下月色
來侵幌詩成有轉櫺羅含黃菊宅柳惲白蘋汀神物龜

酬孔仙才鶴姓丁西山童子藥南極老人星自頃徒窺
管于今愧挈瓶何由叨末席還得叩元扃莊叟虛悲雁
終童漫識艇幕中雖策畫劍外且伶俜侯侯行忘止鰥
鰥臥不瞑身應瘠於魯淚欲溢爲滎禹貢思金鼎堯圖
憶土銅公乎來入相王欲駕云亭天鑑之斷系命世之

原贊魏楊修司空荀爽述贊曰生應正性體含中和篤
誠宣於初言明允朗於始察是以在童齒而顯奇漸一
紀則布名須幼之可師甘羅之少者何以踰公之性量
乎砥心六經探索道奧瞻乾坤而知陰陽之極載而集
之獨說十萬餘言士林景附羣英式慕猶毛羽之宗鵬

鷲衆山之仰五岳也昔楚思叔敖而作歌鄭謳子產而興歎瞻望弗及作詞告思詞曰爰在大漢挺荀作貞其德允明誕發幼齡行蠲體潔如玉之瑩確乎其志乃勵乃清遂陟司空天子是毗惟君之德朋寮所咨清水平土茂哉是力將混六合繩以正直散以禮樂風以道德新晉孫綽賀司空循像贊曰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貞鑿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悼禮樂之不舉於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贊雖齊侯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

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昔喪亂鉦鼓日震禮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幙澄神仰觀洙泗揚波絕津方曜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曾不愍遺縉紳頽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空表曰世李西臺原箴漢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烈烈儁人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當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蕪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

在側

設官部

大司空

原銘後漢蔡邕東海銘曰橋元爲司空公越在先民毗
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
原表宋謝莊東海王讓司空表曰臣側觀前載與窺洪
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乘少藉長久分踰涯量出滿
入泰每究榮光不悟乾燭方遠義路同遺下參弘化上
尸燮理自非德仞具瞻聲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澤空集
茲靈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贍
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
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
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

耀輕輪徐動則劔戟如雲飛蓋暫停則鼓鐘成列擬金
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
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
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幃而
調四序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
繆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衣袞坐槐旣闕論道馳
傳憩棠尤慙爲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陽棟橈之機已
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魃爲災山無蒼蔚雲
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是當逃責乞降茲台
步協此天人江淹爲齊高帝讓司空表曰臣聞日發

星迴昊天無以爽其節山盈川冲厚地不能虧其度陛下溔若鏡之明流如雲之暖方求士于版巖宜思賢如蜀肆大北齊邢子才爲司空景讓表曰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大見收連采台階堪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爲累匪直微躬詞關命直**原碑**後漢蔡邕司空表逢碑曰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胤休序我我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降拜屏著奉饋西

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兆總齊禁旅公又爲司空房楨碑銘曰公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至公不萌於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禮當疆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老至於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明明在公實惟房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直亮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靖土宇晉潘岳司

空鄭衮碑曰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迹成於臺省清風
暢於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
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
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
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
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部義格
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孫綽庾司空冰
碑曰君喻嵩巖之元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
明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
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以

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衡無私鳴謙寡欲當世之所
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鑒量已而退高揖帷幙投
迹藩屏夫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栢以蒙霜
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
也考終以正始即事以徵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二
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弘著矣銘曰洋洋俊穎巖巖
神嵩流滌淳氣頗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充臨川擬
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
繁霜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型永戢光
風長煥 高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曰昔者重華文

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革
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
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
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應命世卜商有問
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
權之言爵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
具美歷駕前修莪莪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江漢
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眡掩浮
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曜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
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邨霍鄩郇方周啓祚封公爲安

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唐侯
戲桐珪於汾水乃拜公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楚之對
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輦路之殊品金
作貢不異淮海維揚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况以雲
夢九百之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
降執冲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
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
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親高義况復祇承
帝命來仕王家免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
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會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輕塵之

效莫展而峻極先頽思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昔
在文昭五賢二聖漢藩魏屏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
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
弟實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
用茲先覺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
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瀆地猶小肺民同世復皇情
睠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
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泝軸塗引歸旒
原墓誌宋謝莊司空何尚之墓誌曰遠源長瀾自晉徂
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鸞處華民瞻出光帝難寂寞壽仁

茫昧報施調於飪歸經難褰寄晡映流芳煙煜作義
陳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曰周原膺膺佳氣蔥蔥王
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
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
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旣而
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疆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
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隆
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
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
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

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
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
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木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
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僞帥悉
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艾旣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
鬪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
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
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鶴
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旌熊軾後乘龍輜介士發
三河之民哀饒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

襄陽隋淚悲慟喧於南峴

原誄後漢張衡司空陳公誄曰敬仲初育發絲卜筮鳳
飛觀國流光末裔天祿明德德茂於公入孝出友爰肅
爰邕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翻爾灰飛賦政二
城還集皇闈公實省之疊疊庶績公實靜之藹藹百寮
公實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導揚徽庸致訓京畿協
和萬邦萬邦旣協殊服來同眇論前績莫與比蹤

原行狀梁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曰公稟靈景宿擅
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監挺埴在器瑚璉之姿
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

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
美共治方斯茂如也志學之年徧治經記登降千載網
羅百氏藻斲瞻逸蔚爲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携相如而
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
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袵晉宋所以遺
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尅復將欲使功遂
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縈帶林壑用辭聊城之
賞以爲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又沈約齊司
空柳世隆行狀曰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
乎齟卮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

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
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百萬鐵馬千
羣水陸長鶩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
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巨闔親受矢石增櫓兼埤嚴
衝駕雉雲輞俯闕地穴斜通半藏晚冷負戶晨汲公乃
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
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指
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
蔡之高芬纂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
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

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增制唐元稹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曰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祲消勁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况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駟自騁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洛等州觀察制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強使之心服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

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為捶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茲撓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懲兒戲敷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充幽州契丹兩番經略盧龍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大司寇

詳見刑部尚書

原掌三典刑邦國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

設官部

刑部尚書

大司寇

三

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謹也
刑亂國用重典鄭注典法也詰謹也
大司寇職云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
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
職五曰國刑以兩造禁民訟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
上愿糾暴訟以兩造禁民訟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
聽之鄭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
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矢者取其直也
兩劑禁民獄乃致司寇職云然後聽之鄭注劑今券書也
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
治之重刑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乃左以嘉
石平罷民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于嘉
石文石也樹之外朝以肺石達窮民大司寇職云以
右平左城使之善也
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
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鄭注云肺石赤
窮也窮民之獄以邦典定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鄭注
窮而無告者

云邦典六典也治以邦成弊之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邦典待邦國之治以邦成弊之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蒞誓百官戒于
百族鄭注戒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
牲曰卜之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大司寇職云凡邦之大事盟約蒞其盟書而登
之于天府鄭注云蒞臨也天府祖廟之藏
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觀之下大夫語云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不敢朝飲其羊飲其羊以詐市人取羊有沈猶氏者常朝
制有慎潰氏為政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
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
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
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
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
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昔不來... 尚貞... 其...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不... 其...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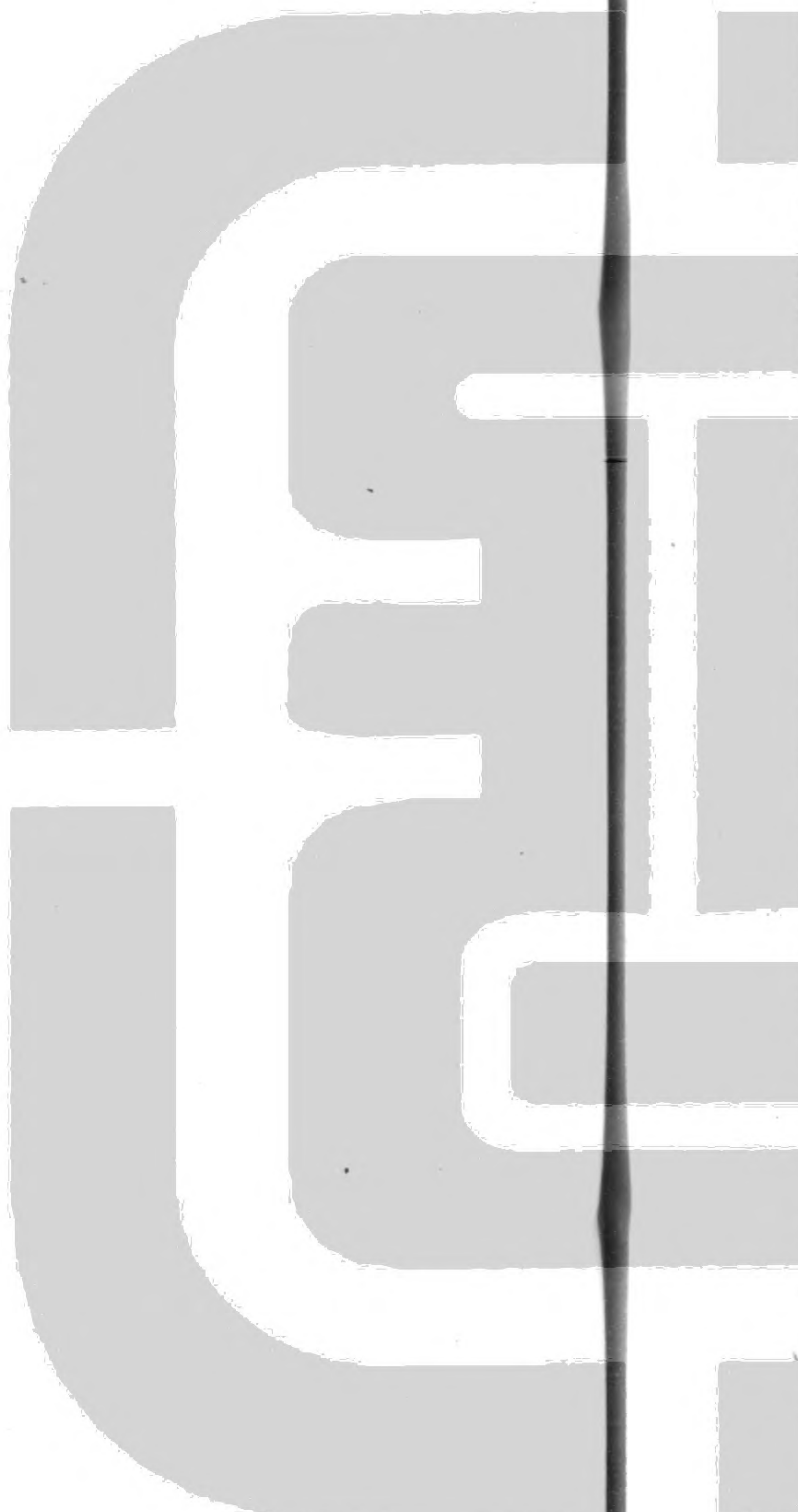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卷一